

“大部分的探员都觉得女人应该无法犯案。”

“你看吧。就算再怎么出其不意，只要遭到男人抵抗，根本不可能勒死对方。而且男人绝对会抵抗，事后处理尸体对女人来说也很困难。很遗憾，我也无法赞同草薙刑警的意见。”

“算了，我早就料到你会这样说。其实，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个推理是正确的，只是把它当成众多可能性之一。”

“听你的口气好像还有其他想法。既然说都说了，那你就别小气，把其他假设也说来听听吧。”

“不是我要故意卖关子。现在的说法，是假设尸体发现的地点是犯罪现场，但也有可能是在别处杀人后再弃尸该处。姑且不论A是不是凶手，至少专案小组的成员，目前比较支持那个说法。”

“按照常理的确会这么判断，可是草薙刑警却不认为那个说法最有可能。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很简单。如果A是凶手，那这个说法就不成立，因为她没有车。而且她根本不会开车，这样就无法搬运尸体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这点倒是不容忽视。”

“还有留在现场的脚踏车，当然也可以推断那是凶手故布疑阵，好让人以为该处就是犯罪现场；可是那样的话，在车上留下指纹就毫无意义了。因为尸体的指纹已遭到烧毁。”

“那辆脚踏车的确是个迷——就各种角度而言。”汤川像弹钢琴似的在桌边舞动着五指，等动作停下后他说，“不管怎样，判定是男人犯罪应该比较妥当吧。”

“这正是专案小组的主流意见，不过这并不表示就和A子划清关系了。”